

彩虹出鞘

欧阳云飞

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章	血溅瞿塘.....	1
第 二 章	镂骨铭心	22
第 三 章	琤琤无弦琴	42
第 四 章	心似双丝网	56
第 五 章	危楼窥秘	81
第 六 章	武林至宝.....	102
第 七 章	“幽灵”现,奇绝相进	122
第 八 章	宇内三绝.....	144
第 九 章	断弦曲,侠女露真章	162
第 十 章	龙潭虎穴.....	180
第 十 一 章	布衣奇女.....	202
第 十 二 章	幽灵船.....	220
第 十 三 章	紫箫白衣.....	241
第 十 四 章	狼子毒手摧花.....	265
第 十 五 章	寒光涤血.....	281
第 十 六 章	侠骨柔肠.....	302
第 十 七 章	绣鞋怪耳曲毛.....	321
第 十 八 章	吹箫引鬼.....	342
第 十 九 章	力战“万能脚”.....	361

第 二 十 章	葡萄仙子·····	382
第二十一章	爱兮恨兮情兮·····	401
第二十二章	板碎箫裂·····	423
第二十三章	丑女弄姿·····	441
第二十四章	一拜再拜·····	461
第二十五章	彩虹出鞘·····	481
第二十六章	奇学乍炫·····	501
第二十七章	奇人嫁女·····	518
第二十八章	春光微泄·····	539
第二十九章	心曲千万端·····	550
第 三 十 章	众魔伏诛·····	569

第十五章 寒光涤血

布衣丽人大叫一声：“好一式‘绕梁三日’和‘紫燕含泥’！……”

她知道这是燕子飞的绝学，非同小可，抡起紫葡萄去挡住这蓬黑雨，这时候，只见那蓝衣公子把嘴一张，也吐出五粒黑豆，直奔丁慧面门。

丁慧距布衣丽人较远，布衣丽人鞭长莫及，而且谁也没料想会有这一手，只有肖伟看到了，但要救已来不及。

就在一声惊呼之后，丁慧发现有人偷袭，仓促间两袖齐挥，向黑豆迎去，只闻一声娇呼，丁慧掩面，暴退数步。

布衣丽人闻声一征，侧目望去，只闻“卜卜卜”数声，她也踉跄退了三步。

她那件白衣长衫上，布满了豆大的破洞，有一颗突然击中她的右手腕，流出了鲜血。

燕子飞“哈哈”一笑，飘身下梁，道：“妞儿，你错了，这一手是‘含砂射影’，比‘紫燕含泥’又利害一筹，快回去告诉你师父，若再避而不见，她该知道后果如何！”

布衣丽人冷笑道：“尊驾的‘含沙射影’也不过如此，刚才若非本姑娘分神，你未必能得手！你这位武林高手有时也不过是用偷袭伎俩，真令人冷齿！”

布衣丽人回头望去，只见丁慧双手捂面，指缝中掺出鲜血，顺腕淌下，娇躯颤抖不已。

而蓝衣公子佯装无事，对燕子飞道：“你这一手果然了不起，连伤两大高手，若是传扬开来……”

燕子飞怔一下，然后耸肩道：“看来你也深得……”

肖伟不由大怒，撒出巨琴，暴喝一声，一掠而至，他恨透了蓝衣公子，集平生之力，兜头就是一琴。

蓝衣公子不由吃一惊，立即闪到燕子飞的背后，道：“林伯伯，这人怪起我来了，我们走吧……”

燕子飞长剑迎上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，两人各退三步，果然肖伟的内力不逊于对方。

燕子飞怔了一下，想不到这个年轻人有如此功力，大声问道：“你是无弦琴的什么人？”蓝衣公子一拉燕子飞，道：“管他是什么人，我们走吧！”

燕子飞虽比蓝衣公子辈份高，却好象很听他的话，两人携手疾掠，穿窗而去。

布衣丽人对金铃道：“金玲，抱起丁姑娘，我们也走！”

金玲抱起丁慧，和银玲穿窗而去，肖伟向布衣丽人兜头一揖，道：“葡萄姐姐，请问你，那个蓝衣公子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要偷袭丁姑娘？”

布衣丽人不由一怔，敢情对他的称呼感到新奇，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肖伟俊脸一红，呐呐地道：“小弟承你恩赠包裹，乃能脱幽灵岛之厄，自是十分感激，但小弟不知姐姐芳名，见你用葡萄兵刃，只得，只得顺口呼之，请予见谅。”

布衣丽人脸上升过红云，一双美目在肖伟脸上停了一阵，

微微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刚才说是那蓝衣公子偷袭丁慧的么？”

肖传道：“不错！我看得清楚，他张口吐出一蓬黑豆，同燕子飞吐的一样！”

布衣丽人面色肃然，良久不语，似在考虑一件大事。

肖伟道：“葡萄姐姐，他到底是谁？”

布衣丽人道：“她就是……”

她突然中止，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但你略加留意，不久就会知道她是谁了！丁慧可能容貌已毁，待我交给家师治治看，也许还有希望。”

说毕，就要穿窗而出，肖伟急了，一掠上前，扯住她的衣袖，道：“葡萄姐姐，请慢走，我还有话要问。”

布衣丽人面色一寒，肖伟连忙松手，但见肖伟可怜的样子，她嫣然一笑，使肖伟心中狂跳一阵。

肖伟道：“葡萄姐姐，你赠给我那套孝衣及紫箫简直神妙极了，好像这些东西同幽灵岛有极深的渊源，姐姐能告诉我那白衣和紫箫的来历么？”

布衣丽人一双清澈的美目注视肖伟良久，才淡然道：“此事现在告诉你反而不好，将来你会知道的，望你善自珍重，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‘葡萄姐姐’！”

肖伟道：“那……我叫你什么？”

布衣丽人背过身去，道：“随便！”

肖伟道：“我叫你白衣姐姐好了！白衣姐姐，燕子飞早已失踪，他怎么出现的？又是代表何人来赴此约？令师乐老前辈和他的主子有何纠葛？”

布衣丽人道：“你，你不要多问，我走了！”

她虽说要走，身子却没有动，仅回头以美目看着肖伟，假

如肖伟善解人意，应该知道此刻她需要什么，在等待什么。

但肖伟不知，他只认为这位“姐姐”令人又敬又怕。

布衣丽人幽幽地叹了口气，玉手一扬，掷出一个小包，她穿窗出去了。肖伟接过小包，感觉很轻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一怔之下，白衣姐姐出窗去了，知道自己追不上的，此刻他只感到这小包发出阵阵幽香。

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，不由一惊，原来里面是绀青丝，随后脸飞红，心中狂跳不已。

肖伟在这一刹那心乱如麻，他已知白衣姐姐的深意了，无论人品和武功，她都在丁慧和胭脂姐之上，然而，他是个用情极专的人，岂能随便的移情别恋？

他呆呆地怔在那里，半天才喃喃道：“白衣姐姐，你太使我敬爱了，可是，我有丁慧，绝不能负她，就是她面目被毁，我也此心不渝，姐姐，只怕我要辜负你这份情意了！”

这时窗外一个白影一闪而没，带走了一声深长的叹息，没于夜色中，只是肖伟懵然不知。

肖伟怅然出楼，四顾茫茫，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，天下虽大，却无他的栖身之地！

仇、辱之火燃烧在他胸膛，他恨造物主的安排，在他无力报仇时，敌人环伺四周；而在自己有能力报仇了，却又不知敌人在何处。

他踽踽独行，不知不觉走了数里之遥，忽然一阵香风扑面，肖伟的视线由一双纤巧的金莲往上移，经柳腰，耸胸，然后停在一张虽然美丽，但却是他极不喜欢的面孔上。

她是童惠。她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先别责怪我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。”肖伟冷膜地道：“我深信这件事不会比你我之间敌对

的立场更重要吧？我早说过，希望以后不要再见到你！这也是为了免去我们之间彼此的不快！”

“你太自信了些！你以为这件事不重要？”她冷笑一声，续道：“你如果不听，我就走了！”

肖伟转过身去，道：“走吧，我相信我们之间除了为上代仇恨所累方面，在个性方面，我们也不应该在一起，不过，我要声明，你对我有恩，我……”

肖伟说到这里，突然身子一震，转过身来，又道：“你说的这事？……”

童惠小蛮靴一跺，恨声道：“笨虫！呆鸟！你问什么？是关于你母亲的事，你不是懒得听么？现在又问……”

她一扭身，两手叉腰，玉脸昂起，扭了一下腰肢道：“我现在还懒得讲给你听！”

肖伟沉声道：“你到底把我母亲藏到何处了？”

“这是对一个恩人应有的讲话态度？”

若非这个事，肖伟掉头会走的，然而，这事对他太重要了，即使童惠提出苛刻条件，他也会答应的。

“童惠，你快告诉我，母亲在哪里？”肖伟顿时软化了态度。

“走吧，死人！待会你看到任何事物，都要冷静，因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都无法挽回。”

她说罢转身走了，而且奔行甚快，肖伟急忙跟上，他对她说的话产生了疑念，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？”

“没听到就算了！”

不久，他们来到一个山坡，童惠指着三四丈远处的一个新坟，道：“看！就在那里……”

一股无边的怒火所引发的仇恨劲儿，使肖伟理智失去，他

手抓童惠的肩胛，嗓子发出野兽般的低吼：“是你干的？……”

“你冷静点！”童惠虽泼辣，这时也感吃惊了，续道：“你听我说呀！”她脸上变了颜色，因为肖伟的十指几乎抓进她的肉中。她说：“那天救她出险之后，来到这里，她说她已知儿子活在世上，而且已经学成绝技，她已经失去活在世上的勇气了，叫我转告诉你，记住这血仇！”

肖伟一松手，童惠差点栽倒，只见他奔向新坟，在那里看了一下石碑上的字迹，立即掩面恸哭起来。

童惠走到他身边，道：“不要哭了，令堂能苟延残喘活到今日，已经是忍下了最残酷的遭遇，而正是为了等这一天，这一天到了，即使是你在她身边，也动摇不了她的决心，谁也不能阻止她去死！”

“她老人家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自碎天灵而死。”

“是你安葬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肖伟转过身来，注视着她，道：“童惠，谢谢你！”他又叹了口气，转身去自言自语，“你有丁慧和腼腆姐儿一半的姻惠就好了……”

童惠在他的背后翻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像她们又怎样？”

肖伟自知失言，无法回答，他深信目前腼腆姐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较之丁慧还强些，甚至眼前的这个童惠，也经常扰乱自己的心，动摇自己的意念，关于这些，倒使他对丁慧产生了一种愧疚感。

童惠道：“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不过我要声明在先，你也必须冷静听完，而且要相信我，我只是传达别人的一个心愿。”

肖伟道：“说吧，我感到你人也有长处，可惜咱们是仇人立场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童惠冷笑道：“哪个稀罕！你别一厢情愿，我记得你过去曾说过这句话，即使腼腆妞儿是仇人之女，你也不在乎……”

肖伟道：“不错，我说过这话。”

童惠道：“呆鸟，这句话你要进一步解释才行，也就是说，腼腆妞即使是仇人之女，你也喜欢她，假如她愿意的话，你愿娶她为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“这个……”肖伟深信自己曾说过这类话，那不过是对童惠赌气时随口而出的，事实上有了丁慧，他不会再娶别的女人。

“别这个哪个的！你说句良心话，你喜不喜欢腼腆妞？”

“喜欢！”肖伟不加思索地说，因为这是事实，所以说得一点也不勉强。

“那么，她也喜欢你，常和你在一起，试想将来除你之外，再也不会嫁给他人！”

肖伟道：“这……假如真正如此，我也得同丁慧商量一下。”

“不必商量了。”童惠到他面前，脸上现出从未有过的肃然正色，道：“现在你肯不肯回答这个问题？”

肖伟道：“你这半天说了什么呀？”

童惠道：“我前几天遇见了丁慧……”

肖伟陡然一震，又抓住她的双肩。童惠冷笑道：“真想不到你是如此沉不住气的人！”

肖伟松了手，道：“你在哪里遇到她？你又怎么认识她的？”

童惠淡然地道：“是她找我，而不是我找她，至于她怎么会认识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在西湖遇见她的。”

“她说了些什么？”

肖伟很急，但童惠却不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这个人也太沉不住气了，我很担心说出此事，你会疯狂，或者怀疑我在说谎。”

“不，”肖伟抓住她的玉手，道：“我决不怀疑你，快说吧！”

童惠一字一句道：“她见到我之后，自称是丁慧，她说和你有白首之约，但她自丧母之后，心灰意冷，此生不作嫁人之想。叫我转告你，当我告诉你这话时，她和你的婚约已解除了，她说她很抱歉，希望你能原谅她。”

肖伟心中隐隐作痛，他感到愧对丁慧，虽然他和童惠和胭脂之间并无越过友谊行为，但在心里面，丁慧的影子很少出现，相反，胭脂儿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房。

一幕幕往往事自脑中掠过，身遭奇祸、葬身江豚腹中，在义父母有救命养育的双恩之下，过了整整十年……

丁慧自幼温柔可爱，而且处处都让自己一筹，白首之盟早已有了默契。

他知道丁慧怎么爱他，他知道丁慧没有了自己打发日子是何等凄苦，然而，听了童惠所言，他没有问丁慧为什么要这样。

他现在不再怀疑童惠的话了，因为童惠并没见过丁慧，另外，在秦淮河畔，丁慧对自己的不理不睬也说明她……

肖伟沉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童惠轻哂一声道：“你是不愿见到我呀，何必又明知故问？况且你已同丁慧解除婚约，将来必定娶胭脂为妻，所以当你们在一起时，我又何必去打扰呢？”

肖伟肃然道：“我必须再见她一面，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！”

童惠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以为我说谎！”

肖伟道：“并非如此，我是说，见到她之后，要问她为什么要解除婚约。”

童惠转身走了，连个招呼也不打。肖伟怔了一下，不知道怎的，她的一切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关切，大声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你管我？”童惠连头也没回，大声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很讨厌你！”

“讨厌我？”肖伟不大相信她这句话，续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讨厌我？”

童惠道：“你这人出尔反尔，玩弄感情，我和你在一起非常危险！”

肖伟又怔了一下，今天她很少骂人，像什么“呆鸟”之类的话，而态度一直严肃，对她，不得不刮目相看了。

我玩弄过感情？何时出尔反尔？他有点愠怒，他愠怒的原因，同童惠断然离去有些关系。

“哼！”童惠仍然没回头，道：“你说过要娶腼腆扭为妻的，现在又模棱两可，这不是出尔反尔么？你过去很讨厌我，现在好像又有点喜欢我了，这不是玩弄感情么？所以我对你这个人有点怕了。”

肖伟脸上有点发烧，觉得她这几句话虽过份了些，却也似乎有些道理，眼见童惠的身子消失了，而且连头也没回一下。

现在他并不太计较这件事，虽然对丁慧婚约这事有些愧疚，但将来遇上她时总能说服她的，目前他所痛心的是母亲历尽人间苦难之后，就这样撒手人寰了。

他站在孤坟之前，不言不动，过份的悲恸反而没有眼泪流，他如痴如呆，灵魂似已不属他所有，好像世上万物都已静

止，和他现在一样。

一天一夜过去了，他没有动一下，又是一个料峭的拂晓，他的衣衫已经被夜露湿透，头发上凝聚着冷露，面色苍白得像黎明前即将隐去的残日。

现在，他最恨的不是“中原三鼠”，也不是他的主人，而是禽兽不如的肖玲，他认为以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去处置这个女人，仍嫌太轻。

他坐在坟前，决定厮守三日，三日，为了祭奠母亲，三日之后，他必须去寻找那些仇人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！

又是一天一夜过去了，黎明再度来临，东方一片红霞，这对别人来说是美景一幅，但在他看来，却是一片殷红的血，斑斑血渍！血仇已烧红了他的眼！

三天三夜的悲痛和未进饮食，使他现在十分虚弱，他望着晨曦，发下最大的誓愿：

“残酷在造物主，人家说你是万物的主宰，人类崇拜的偶像，你曾为恶人帮凶，给予罪恶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逞强机会，你实际上不公，是在折磨好人，你再也无法得到我的信仰和崇敬，我深信自己的力量再加上正义人们的支持定能除去这些凶顽，我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再也不听你的摆布……”

他的声音坚决而苍凉，使清晨迎风摇曳的花草及停栖枝头的鸟雀，都蒙上一层肃杀之气。

他终于站起来，说：“娘亲，不久将来，我将踏着殷红的血印来为您重新安葬，别了，我的母亲……”

他的泪水顺脸颊淌下，直到一只玉手搭在他肩上许久，他才惊觉，忙转过身来。

她是腼腆妞！她的泪水比肖伟的还要多，她的眼眶都红肿

了。

“你何时来的？”肖伟看出她决不是刚才哭的，而是悲恸已久。“你来此不久我就来了。”她低头抚弄着衣角。

“你也在这里坐了三天三夜？”

“嗯。我……想……这是应该的，我只是没……，没有勇气来劝阻你！”

“腼腆妞！你……你太好了！”

他把两只大手放在她的双肩上，仔细地打量她，良久，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造物主，在我肖伟看来，你简直愚蠢之极，你不分黑白，随心所欲，给予罪恶的灵魂以美丽的躯壳，却给美丽的灵魂一点缺陷，但我认为你失败了，是彻底的失败，因为我喜欢这美的内涵，而不是虚伪的外衣！……”

腼腆妞惊异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他眼下精神恍惚，从他的眼里看到一种杀机，怕是除了极少数人外，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了。

她掏出手帕为肖伟擦泪，幽幽地道：“肖大哥，我也决心踏着殷红的足印，追随你来凭吊！”

这种话出于很怕羞很腼腆的“腼腆妞”之口，使肖伟怔了一下，但他知道她也有不一般的身世，随即揽着她的细腰，走到墓前的一株大树之下。

肖伟以食指在树杆上写道：“我将踏着殷红的足印君临天下，也将踏着殷红的足印回来安葬我的母亲！”

下面又写下“肖伟”二字，字迹达二寸余深，整齐如一。腼腆妞儿也就在“肖伟”两个字之旁，以金钢指留下“腼腆妞”三个字。

然后，两人拥抱一下，不但躯壳在一起，两个灵魂也紧紧

融结在一起了。他们沉醉了。

腩腆妞脸上笼罩着羞涩但却是幸福的光晕，她将头贴在肖伟胸前，说：“肖大哥，我……，我永远是你的，即使你……你不要我，我……我也不会计较的……”

肖伟道：“我永不变心！因为我们二人都是被造物主所遗弃的。我们要向命运挑战，共同向命运挑战！”

两人迎着朝阳走去，必胜的信念像缓缓上升的太阳一样鲜红、炽烈，他们不再流泪，不再哀伤。

突然，后面传来喝叱之声，回头一看，肖伟不由冷笑一声，只见那株大树下，有十几个大汉围在那，对树上的字迹和新坟指指点点，说着什么。

腩腆妞一拉肖伟，道：“别忙，看看他们要干什么，他们若真是不怀善意，我们再动手不迟，就凭我们俩的身手，谅他们不能怎么的。”

说着，两人隐于一块大石之后，只闻其中一个大汉道：“坛主，我们必须追那小子，看这字迹可能是刚刚留下的，他们不会去得太远。”

另一个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有那丫头和他在一起，就非常棘手了。”那大汉道：“坛主说的是腩腆妞么？”

那增主道：“你知道这个‘腩腆妞’是谁么？”

大汉愣了一下，又笑道：“是谁？充其量不过是个丫头，她能厉害到哪里去？”

“哼！”坛主冷笑一声，使十几个大汉都噤若寒蝉一般，他们以为犯了坛主的忌讳，一个个缩着头，垂手而立。

坛主冷笑一声，“你们想知道她是谁么？”

他持谜而傲，这一手把那些大汉唬住了，在他们看来“腩

腆妞”就是腼腆妞，有何秘密可言，可看坛主的神色和语气，这里似乎有什么重大机密，众人都肃穆待听。

“她就是……”坛主说到这里，肖伟突然感到两耳“嗡嗡”鸣起来，对于坛主下面说的什么，一个字也没听清。

肖伟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他没有得过这种耳鸣的毛病，只见那些大汉突然一震，个个目瞪口呆。

肖伟道：“腼腆妞，好像你的身份很了不起的，那些大汉竟被你的大名吓唬住了，但我没听清那坛主说些什么。”

腼腆妞神秘一笑，道：“还不是胡说一通，表示他们见多识广，其实我的身世除了你我之外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肖伟心想，连我也不知道哩，你确是个神秘的人物。

那大汉道：“她和那小子在一起，难道说会主不知道？”

坛主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但他却不管，任其自生自灭。”

大汉道：“坛主，我们要不要毁去此坟？”

坛主道：“当然要毁去，动手！”

十个大汉一齐抽兵刃，奔向坟墓。

肖伟两眼充血，伸手拽下无弦琴，腼腆妞拉了他一下道：“你看，自有人收拾他们！”

只见墓后山沟里走出一个人，嘿嘿狞笑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要毁此坟，得先把老夫毁去！”

比人年约六旬，白发苍苍，眇一目，失去一条左臂，右手握着一个极大的钢圈。

刚刚说话的大汉欺他年老人残，暴喝一声，扬起手中的铜棒，搂头猛砸。

从风声听来，这大汉臂力十分惊人，很自负，是个好出风头的人；在其余汉子看来，这老汉的脑壳必像鸡卵一般，破碎

在铜棒之下。

哪知事情恰恰相反，只闻“当”地一声，老人扬圈将大棒震开，钢圈光芒打个闪，向大汉的脖子横切过去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大汉的头颅如同瓜熟蒂落，“咕辘辘”滚出三丈多远。

其余的大汉惊得四散开来，好像很怕同伴的血溅到自己身上。他们实在感到意外，甚至想不通这钢圈竟如此锐利，切脑壳简直像切瓜一样。

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一招之下便让人切了脑袋，若说他们不为此加速心跳，那么怎能叫人相信呢？

肖伟心中升起无比快感，并非只是因为老人为维护母亲的坟墓才有此感，而是一种复仇的快意，同命运的共鸣。

老人失去左目右臂，一定同这些人有关，切下对方脑袋，这就叫血债要用血来还，真是大快人心事哪！

同时，肖伟觉得老人有点面熟，他想不起那钢圈和招式了，只是觉得老人的面部轮廓和身形似乎见过，但仔细一想，又觉荒唐，不可能认识的，钢圈么……武林中使钢圈的人不多，但也还是有些……

失去头颅的大汉躺在地上，铜棒就在他身边闪闪发光。

“哈哈……”这豪笑发自老人，在肖伟看来这笑声是个必然，若是自己，会笑得更甚，这是一种蔑视，也是复仇的痛快。老人突然发话了，他冷峻地道：“看来，除了坛主不好意思联手齐上以外，其余都正跃跃欲试，哼！你们一齐上吧，我这钢圈才打磨过，锋利无比，可以叫你们死得痛快些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右眼挤出一颗浊泪，又道：“就是为了听这‘咔嚓’的脆响，我准备了数年，也想往了数年，我就是想听到